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勅撰定

變小雅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　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辭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

邸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撿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閒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己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知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者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者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大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旣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

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

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大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
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
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
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
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比二時中間獨
爾闕絶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
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
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如冬
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辟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
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
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
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
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
之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至忍予　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
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也既極然後往過其暑者矣以往

表其極言四月巳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爲惡
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王
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
何曾施忍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
鄭以徂爲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　傳徂往至往矣
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
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爲義喻王惡盛
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
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
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
知不取往爲義也　箋徂猶至一夕　正義曰鄭以大夫巳遭王
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巳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
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
是其始耳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
更以義言訓之爲始也東山云我徂東山下云我來自東則我

更以義言訓之爲始也東山云我徂東山下云我來自東則我

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　箋我先至亂世　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日至適歸　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凉之風由此寒凉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之歸乎言此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國家滅亂也

箋今政至爲亂　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爲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移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

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箋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上以寒
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
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至其尤　正義曰言山上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
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
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賦
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
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爲
過惡者故令民皆病　傳廢忕　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恒爲惡
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　相彼至能穀
毛以爲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
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曾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
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
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
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爲善言其皆無所善

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爲善言其皆無所善

不如泉水有清者也　傳曷逮　正義曰釋言文　傳滔滔至一方　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彊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　箋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言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强國商頌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

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　箋今王至不如　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玁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爲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荊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荊楚是舊貪殘也

匪鶉至于淵　毛以爲鶉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鶉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良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　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若鱣若鮪可能潛逃於淵此其體性能然今非鶉

鳶之小鳥亦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
駭避害故也以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畏
亂政故也　傳鶉鵰至處淵　正義曰說文云鶉鵰也從敦爲聲
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
云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
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鶉鳶也何
得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者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
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
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　箋喻民
至政故　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
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山有至告哀　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木是
菜生在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生處於安樂亦
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罹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
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

能高飛至天若鱣若鮪可能潛逃於淵此其體性能然今非鶉

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傳桋赤楝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楝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楝
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楝可作鞍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歧
鋭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歧爲木大
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　正義曰經六
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己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
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主恨勞而不得供養故先言憂
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至父母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木之葉也此杞葉非
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
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
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爲偕偕然而強壯今
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
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

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母由父不得歸故父

母思已而憂也　傳溥大也濱涯　正義曰傳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
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也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
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
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
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
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
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
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
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　傳賢勞　正義曰以此大夫怨
己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
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
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
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
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

賢也　或燕燕至不爲　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
在注或不知叫號者或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
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苦無事不
爲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　鄭唯鞅掌爲
異餘同　箋鞅猶至促遽　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
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
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
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
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
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　正
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
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
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
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
之孔子以聖人之儁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

子王況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至疧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
職百事不幹己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
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
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
也
箋將猶扶進　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
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小明
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　正義曰小明詩
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
令己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
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今而悔仕者以牧
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
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

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

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
偏當勞役歷月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揔
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
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
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至罪罟　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
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王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
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
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艽野遠荒
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
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
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
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
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

而得罪故不敢歸耳　箋明明至以刺之　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曰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　傳艽野至朔日　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

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圭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為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是也如此則為牧伯之大夫於事為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令而為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者所為故曰幽王不能然是由王而使己多勞故怨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 箋共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

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

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至譴怒　毛以為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鄭唯方除為異言往至於艽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　傳除除陳生新　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　箋四月至不得歸

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嗟爾至以女　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不要以仕官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

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　箋嗟女至擇木　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　傳靖謀至曲曰直　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爲正正已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　箋是使至則是　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遭

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
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
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
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
王　正義曰毛以爲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
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
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
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
三家爲說也　鼓鐘至不忘　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
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
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
結於心且復悲傷傷其失所也故想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
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
鄭唯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幽王至憂傷　正義
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

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樂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箋爲之至尤大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懸克諧以雅以南既言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

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
不言也　鼓鐘至不猶　毛以爲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
鐘伐擊其鼛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
且爲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
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　鄭以爲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鐘伐
鼛於淮上賢者爲之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
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瘉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
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
相近而誤　傳鼛大鼓三洲淮上地　正義曰鼛卽皐也古今字
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
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　箋妯之言悼　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
悼也　鼓鐘至不僭　毛以爲幽王旣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
人君子若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
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
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

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
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

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是音磬和合節奏得
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
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
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
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鐘皆同其
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
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
水而作之乎　傳欽欽至皆同　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
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進於善樂記說樂
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
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笙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鐘為
擊鐘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
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
之位故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
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

爲笙磬舉磬則鐘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
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首舉笙
磬則四方可知故也　箋同音至克諧　正義曰以上言鐘及瑟
琴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
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
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
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
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
亦和同可知　傳爲雅至僭矣　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
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
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别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
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
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
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
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

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
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
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
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
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
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
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
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
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
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揔四夷者以周之
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
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
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
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

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
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

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 箋雅萬至文樂 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發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

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

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相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

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
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於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
爲酒食獻之宗廟揔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
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
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
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旣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
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
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
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
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
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是共論一祭
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廁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
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
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

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
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内羞庶羞繹

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
賔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
而不述越言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
矣然則傳言繹而賔尸及賔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
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爲賔謂繹曰祊尸爲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
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爲侈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至景福　毛以爲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爲乃勤苦爲此事乎言
我蓺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乃萬物蕃盛我所種之
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
之我倉之内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爲
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
盎以獻此至於尸酳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
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

杞以禮神所歆饗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　正義曰經言楚楚
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同楚楚故箋云互
辭也　箋茨蒺至互辭　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
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太宰九
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　傳露積曰庾　正
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
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于
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
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
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
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　箋黍與與至喻多　正義
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
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
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

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
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七萬

斛依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
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
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直以庾至
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
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
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秭也　傳妥安坐也侑勸也　正義曰
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巳飲食而後勸之亦
是重報之義　箋享獻至大福　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
三酒揔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
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盛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
而巳以黍稷爲穀之主故舉黍稷以揔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然
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
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亦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未必祭
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

嘏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揔辭也終祭皆具祀事因獻
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
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
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揔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
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
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
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
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郊
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
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
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
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皃

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
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

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
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至無疆　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
然蹌蹌然甚皆敬愼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
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
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其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
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
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
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
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
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
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　鄭唯或
肆或將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煑之匕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
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
明故於是精氣歸暀之餘同　傳濟濟至其肉　正義曰曲禮下

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煮之使孰故云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爲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懸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　箋冬祭至進之者　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礿者王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剥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剥其皮體解爓之是煮孰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别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亦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君臣各有所司於周禮

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有司云佐食奉俎肉是
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君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

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
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煑孰之者
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
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
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
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
絜牛羊成於神保饗食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
孰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得既亨孰乃分
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傳祊門內　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
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
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
注云直正也謂薦孰時也祭以孰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
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



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
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
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内
外皆有祊稱也　箋明猶至甚明　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
摠濟濟蹌蹌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
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
祝博求之平生門内之傍待賓客之處也冉處求之是祀禮於是
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内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
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内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
之臣或於廟門内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
廟門内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内爲
待賓客之處耳　箋皇暀至祭祀　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
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趣在義通不爲
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
是皇是饗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

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
是皇是饗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

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饗帝孝
子爲能饗親故此章云神保是饗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歸往安
來爲義箋說爲長　執爨至攸酢　毛以爲當古明王祭祀之時
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愼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
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
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愼以至其爲薦豆甚
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
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
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其
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
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
刺也　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
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
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腯美者既
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　傳爨饔至炙肉

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
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
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
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
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
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
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
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
以炙爲炙肉焉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
用肝　箋燔燔肉至美者　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
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既以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
獻之物故爲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
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
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

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

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
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
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執者近火易
執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
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火耳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
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
亦炙爲臠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
數多少量長短若非臠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
亦臠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
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
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
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
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醓醢主人乃獻尸案
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

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　傳莫莫至賓客　正義曰
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清静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
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
醢人注云凡爲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
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
非當祭時也豆内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
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
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
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
羞内羞也内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
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
品明内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
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
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
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

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令
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

賓也　箋君婦至肜美　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妾
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肜也釋言文舍人曰庶
衆也肜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肜然則豐肜亦肥多之義爾雅
旣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肜故易傳也天官九
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
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
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肜美者言物者籩豆
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
人所主籩豆唯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
夫人摠主之故也　箋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
咸有其事獻醻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
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
時　我孔至時億　毛以爲上三章旣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
爲神饗食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

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者乃汝以孝敬享祀也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令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福之事也今主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擩于醢以授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則尸令祝釋于嘏辭以勑之永錫爾極即嘏辭之略也　傳熯敬至賚予　正義曰熯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　箋我我孝至主人　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終此揔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

曰工賚予也釋詁文　箋我我孝至主人　正義曰以上章說已
事既終此揔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

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
之下即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
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
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
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
祝致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
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
祝致告　箋苾苾至之意　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
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由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
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
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
非嘏辭　傳稷疾也勑固　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
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　箋齊減取至勑之　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故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

意此言嘏之[illegible]于參之以特牲少牢[illegible]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巳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准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尸

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
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尸

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
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
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
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
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云天子宰又受之無使
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
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准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
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
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
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
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禮儀至燕
私　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
矣鐘鼓之下　箋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

主八[illegible]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箋鐘鼓至利成　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是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

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
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

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
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
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
有節文准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亦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
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謖
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
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此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
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
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准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
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傳皇大也
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
皇為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　箋具皆至於天　正義曰言皆醉
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
也郊特牲曰尸神象也此詩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

尸與神亦作　度也神無形故尸象之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譯

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饗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　箋尸出至爲敬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爲敬　箋祭祀至骨肉　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壽

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至引之　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顧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其歡　正義曰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白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

入也[illegible][illegible]同樂而云皆入者歌[illegible]言[illegible]雖異樂器則同皆入也後[illegible]曰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illegible]君之福禄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illegible]所也 傳替廢引長 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一

計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二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之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彼至其畝　毛以爲信乎彼南山之傍旣野得成

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
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
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
不能脩之故以刺焉　鄭唯甸之爲丘甸之爲異餘同　傳甸
治至成王　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
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
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
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
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
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
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
大王已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
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
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
也王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
彼不從之耳　箋信乎至賦法　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
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一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
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
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
成王之脩禹功實貫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
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經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
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
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
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
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
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
乘也讀如[illegible]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

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

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

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立甸其田也且井邑立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　傳疆畫至地理　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

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别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傳或南或東　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横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至百穀　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比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　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小雨曰霢霂　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

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安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

云小雨　疆場至萬年　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閑整讓畔令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場畔至盛貌　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閑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

箋斂稅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言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

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遂言之耳　箋中田至異物　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
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
非謂正法所當稅也　箋獻瓜至獲福　正義曰周禮場人祭
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
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至血膋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
成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鬱鬯祼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
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
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其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
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
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周尚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
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
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周公牲
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箋清謂至亨時
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
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四

時之祭皆祼用彞是祀祼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
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
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
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
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
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
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
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
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
則文當揔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
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
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
者臭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云鬯釀秬爲
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

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
備箋直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
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
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
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
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
齊也清酤之言亦揔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
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
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
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
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
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
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
以獻饋必用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
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

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
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也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鬯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享
時者太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
殺以授享人然則納享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
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
大夫袒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享
時也納享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
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　傳鸞刀至中節　正義
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
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
封之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　箋毛以至馨香　正義曰
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
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
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

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膋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蕭薌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　是烝至無疆　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　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箋既有牲物　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箋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

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田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乃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至髦士　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時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稺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　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

之所税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今國以足用下無困人自古豐年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税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　傳倬明至言多

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有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揔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

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箋甫之至一鍾
正義曰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
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
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
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
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
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
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
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旣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
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
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
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
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
易以太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
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

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令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瀉鹵之

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
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
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
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曰平歲
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
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闢
中爲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
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
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
莇莇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
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
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
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莇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莇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莇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莇則九而莇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莇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莇明九中一莇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曰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

則諸侯郊内貢郊外莇矣而鄭正言畿内用貢法邦國用莇法
以爲諸侯皆莇者以諸侯郊内之地少郊外莇者多故以邦國爲
莇對畿内之貢爲異外内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内曰甸其外曰采
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説貢篚之義云凡所貢
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
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莇法則詩説天子之事得云歲
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擧天下之田
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
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説莇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而徹爲通外内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
言取孟子爲説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
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説樂緯咸以
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
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

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
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
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
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
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
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
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
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
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
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
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
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
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
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

取既爲税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
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
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揔舉大辭
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税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
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
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毋於
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傳尊者至食陳　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
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
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
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
別孝養之義也　箋倉廩至如此　正義曰上言古之税法
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賦貸
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
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

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我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揔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藝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　傳耘除草耔雝本　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雝本也

箋今者至亙辭　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　傳治田至以進　正義曰管子云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　箋戈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　傳以我至士女　毛以爲上既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絜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食勞之也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

齋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

傳器實至於郊　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摠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摠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巳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淸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唯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爲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

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
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
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
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
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
之亦可不須由此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
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
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
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
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
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
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

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

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揔祭故并言四方也　箋以絜至其功

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絜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

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　箋我田至不通　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

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黄衣黄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黄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是民無故不得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毎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

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
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
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
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
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　傳田祖至穀善
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
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
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
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
之時后稷亦食焉爲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
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
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
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

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

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
揔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
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
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
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箋設樂至田畯　正義曰言設樂
者揔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
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
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藉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
以至三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
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

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 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求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至克敏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

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言土地和美與否也故

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
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
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爲曽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己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
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
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
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
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
樂餘同　箋曽孫至親之　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曽孫
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嘗爲饟也釋詁云饁
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
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
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

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
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
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
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
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
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
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云
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去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
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
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
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
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
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
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敎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

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處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桼然有叙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

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籙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來賞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藉

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藉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藉田明矣　曾孫至無疆　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旣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賞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茨積至高丘　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

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絶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　箋稼禾至高地　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曽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

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合

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箋年豐至疆竟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　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

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幽王至剌之

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剌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至是若　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

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用利耜
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其餘同　箋大田至事之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
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
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
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
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
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
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
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
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
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
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
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

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去善相丘陵土地所宜
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與其所宜注
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
旣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耕事者以耕
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
耨所用故彼注云茲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
者辭揔上事故云是既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
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
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橛橛
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
是乃耕故云而事之　傳覃利也　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
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
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
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　箋俶讀至曰菑　正義曰此
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

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　箋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貪心

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稺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予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實未至似苗　正義曰以此章早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尼之詰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粃似粟莠似苗也

箋方房至致之　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

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

傳食心至曰賊　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蟘與螣蟊與蝥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箋此四至去之　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穉禾蟲災之盛穉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無故云明君正己而去之

傳炎火盛陽　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

非實災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
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災之實故為盛陽也　箋螟螣至消云
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
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
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
受此害故持之付予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
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
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至之利
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
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
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
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偏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
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今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
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

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穧作積　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
云渰陰雲貌　正義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
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
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
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箋成王至爲利
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
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
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
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　數異禾之
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
把耳米之筥則五升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
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
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至景福　毛以爲
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

與子同饁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
勤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
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
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
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
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
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
傳騂牛黑羊豕 ○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
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
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
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 ○箋成王至黝牲
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農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
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

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歲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計一萬八千九字